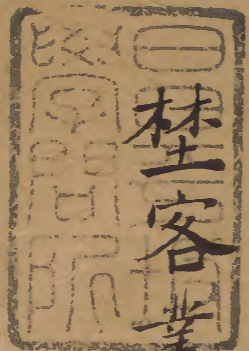


禪海 九十六

漢書門類	三一五七	函號	一四	架冊	一〇〇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三一五七	函號	一〇〇	架冊	三七〇
------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96)	
函號	370	44



林士客叢書

二十之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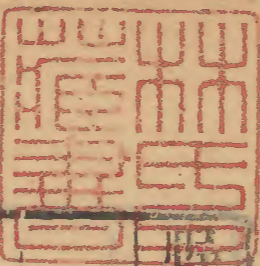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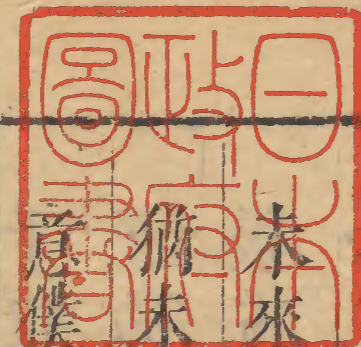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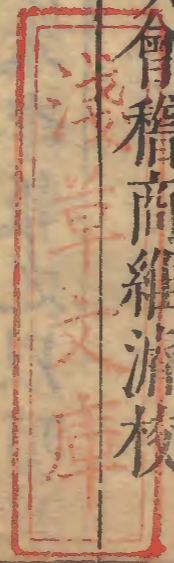


宋長洲王

楙著

明會稽商維濟校

規倣古詩意



石林詩話云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

本來古今以為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

猶未適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

意僕觀古樂府曰黃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

遠游子月明何未歸此正江淹之意淹兩句此四

句以碧雲為黃雲耳僕嘗謂晉宋間人詩雖規模

不同。然大意不外乎先王三百篇之中。要非自有
新意。如江淹等詩。卽毛詩君子于役之意也。君子
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牛羊
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非出於此意乎。又如
張孟陽四愁詩。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
金。佳人遺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卽毛詩投
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之意也。

魯直茶蘼詩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
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
茶蘼詩曰。露溼何郎傅湯餅。日烘荀令炷鑪香。乃
用美丈夫比之。特出類也。僕謂山谷此聯。蓋出於
李商隱之意。而翻案尤工耳。商隱詩曰。謝郎衣袖
初翻雪。荀令熏鑪更換香。以此聯較之。真不侔矣。

杏花雨

前輩謂深院無人杏花雨之句。極佳。此非四雨之數。
當作去聲呼。僕觀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佑有

詩曰誰家舊宅春無主深院簾垂杏花雨佑兩句
意此作一句言耳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
曰香飛綠鎖人未歸巢燕承塵燕無語豈語字亦
當作去聲邪唐花間集亦曰紅窗寂寂無人語黯
淡梨花雨

詒厥及于等語

洪駒父云世謂兄弟爲及于謂子孫爲詒厥歆後語
也于美詩曰山鳥幽花皆及于退之詩曰誰謂詒
厥無基址雖韓杜一能免俗吳曾漫錄乃引南史

劉洪等及于之語以證于美所用爲有自僕謂漫
錄所引未也僕考諸史自東漢以來多有此語曰
居詒厥之始曰及于之情愈厚西漢未之聞也知
文氣自東漢以來寢衰不特是也如言色斯赫斯
則哲之類甚多此語至入於詩中用可見後世文
氣日不逮古如此近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作
宰相事用所謂爰立者訓於是乎立耳不知所立
者何事而曰卽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望除卽
立瞻卽望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僕又考之曹氏命

司馬氏文曰：違兆庶具瞻之望。桓豁疏曰：願陛下
追收謬春，則具瞻革望。魏晉人已有此謬。

河間傳意

客或譏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
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
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
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
不幸一爲盜賊所污，遂行淫佚，知其非禮，然不能
自還，吾猶此矣。僕謂此柳子厚河間傳之意也。史

記品不韋傳述太后云云。河間傳又用其語。古人
作文要必有祖，雖穢雜之語不可無所自也。

少游斜陽暮

詩眼載前輩有病少游杜鵑聲裏斜陽暮之句，謂斜
陽暮似覺意重。僕謂不然，此句讀之於理無礙。謝
莊詩曰：夕天際晚氣輕，霞澄暮陰一聯之中，三見
晚意，尤爲重疊。梁元帝詩：斜景落高春，旣言斜景
復言高春，豈不爲贅？古人爲詩，正不如是之泥觀。
當時米元章所書此詞，乃是杜鵑聲裏斜陽暮，非

暮字也。得非避廟諱而改爲暮乎。

珊瑚春黃糜

隱居詩話曰：杜牧之詩有趣韻而撰造非事實者。如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是也。李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春，無糜字。僕謂旣言衣青衣而春，添一字何害。但糜自是粥，作米梁字用，恐有所未安耳。春黃糜之語，牧蓋祖後漢志慊慊春黃糜之意，不知糜豈可以言梁邪。

胡廣子孫

後漢胡廣傳與碑，並不言其後。觀蔡邕集有陳留太守胡公碑云：君諱碩，字季睿。太傅樂鄉侯少子也。又觀幼童胡根碑云：故陳留太守胡君子也。曰根字仲原，於是知碩爲廣之子，根爲碩之子，皆先廣而殂。碑謂碩孝於二親，雖曾閔顏萊無以尚。正佳弟子，根才七歲，而其家生相與立碑，此正與逢童相似，得非爲乃祖之故乎。

殍館二字

沈存中筆談曰：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

如樂天題坐隅詩俱化爲餓殍作夫字押杜牧之
杜秋娘詩厭飫不能飴飴乃錫非飲食也僕觀晉
王薈以私粟作粥飴饑者郁鑿甚窮鄉人共飴之
飴字豈不作飲食用然考晉音乃音嗣非貽字也
僕謂牧之用作貽字必別有所據又觀後漢許楊
傳舉謠歌曰飴我大豆享芋魁飴字無音乃知牧
之用字有所祖也餓殍之殍作夫子用按唐韻敷
字韻收撫俱切又平表切皆言餓死也是則殍字
有二音樂天所押蓋從唐韻之平聲者二字皆有

所據存中自不深考安可以讀書滅裂非之揚雄
箴曰野有餓殍

北固甘羅

杜牧之登北固山詩曰謝朓詩中佳麗地或者謂朓
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金陵乃今建康非潤
州也僕謂當時京口亦金陵之地不特牧之爲然
唐人江寧詩往往多言京口事可驗也又如張氏
行役記言甘露寺在金陵山上趙璘因話錄言李
勉至金陵屢讚招隱寺標致蓋時人稱京口亦曰

金陵牧之又有詩曰甘羅昔作秦丞相或者又謂
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
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僕考北史
彭城王浹傳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儀禮疏
曰甘羅十二相秦未必要至五十則知此謬已久
牧之蓋循襲用之耳

人物名字不同

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世紀
曰伏羲嘗和百藥淮南子曰炎帝主於火死而爲

竈神事始曰竈黃帝所置古史考亦曰黃帝始造
釜甑火食之道就矣漢臨江王傳注謂黃帝子累
好遠游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漢馬氏傳注則
曰共工氏子修好遠游故祀以爲祖神河圖曰河
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聖賢冢墓記亦曰
馮夷者弘農華陰隄首人服八石得爲水仙爲河
伯婦一說又謂河伯乘兩龍一曰冰夷二曰馮夷
史記相如傳注則又曰馮夷河伯字也山海經曰
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鬱橛

風俗通亦曰黃帝時有神荼鬱橚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故東京賦曰守以鬱橚神荼副焉括地圖曰度朔山尖桃樹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橚高誘注戰國策則又曰一曰余與一曰鬱雷其紛紜如此殆不可曉書籍間人物名字不同似此之類甚多

叅軍簿尉

杜詩脫身簿尉中始免捶楚辭鮑注曰非謂簿尉受杖杖有罪者爾退之謂栖栖法曹掾敲榜發姦偷此豈受杖者邪僕謂不然子美之意正謂屬吏受

官長之杖非謂杖有罪者官屬受杖其來久矣且前漢王嘉爲宰相裸躬受笞其他可知司馬遷謂陵夷至於捶楚之間觀此則知古人當官有過亦必受杖此猶有說謂臣下有過受人君之杖耳非上官之杖也僕觀後漢戴宏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云云三國志黃蓋爲守長署兩掾教曰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此正明驗古人吏屬受杖之說也自晉至唐此類尤多注詩者自不深考耳姑撫數端世說載太守劉淮

杖主簿向雄。後同在政府。不交言。武帝救雄。復修君臣之好。北史庫狄連爲鄭州刺史。開府參軍。皆加捶撻。魏收爲中外府主簿。頻被箠楚。唐書邕州經略使陳曇怒判官劉緩杖之二十五而卒。浙西觀察使韓臯封杖決安吉令孫解。臀杖十下而死。劉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訖而奏。杜牧之謂尹坐堂上。階下拜。兩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其詩又曰。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動勦。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韓退之詩曰。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

捶楚塵埃間。舉此以驗杜詩之意。可見矣。豈謂杖有罪者邪。古之官屬動必加杖。加杖猶可。或致之死。如張敞棄絮掾市之類是也。上官之權甚重。而屬吏益卑。凜然度日。不啻君臣之相臨。唐猶庶幾。漢時尤甚。自入國朝。官守上下之分。雖嚴然此例削矣。上自宰相。下至監當。均謂比肩事主。非惟無箠笞之辱。且省廷拜之禮。正所以示一統尊王之意云。

郎官令史

漢明帝謂郎官上應列宿不可輕畀乃以杖撞郎藥
崧自褻慢如此僕嘗考之當時郎吏雖謂清選其
實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郎三十五人令史
二十人漢士往往恥爲此職至於用杖其輕可知
此風至齊猶在齊明帝時尚書郎坐杖罰者皆科
行蕭琛謂郎有杖自後漢始至魏晉以來其職稍
重今方叅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遵昔科
罰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人不慙可特輸贖
帝納之僕又觀世說桓溫在荊州恥用刑罰令史
受杖從朱衣上過或者以上捎雲根下拂地足之
語譏之夫服朱衣而使之受杖亦可謂甚矣此正
明驗郎官令史之秩卑如此

詩中重押韻

蔡氏曰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船眠天字竝再押前字
凡三押前古未見其體嘗執之叔父元度云此歌
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何害亦周詩分章之意
也聞見錄亦引此詩及李太白韓退之詩爲疑松
江詩話引杜子美一詩押兩萍字東坡一詩押兩

耳字謂字同而意異不妨重疊又謂子美八仙歌
押兩船字在歌行則可他不可爲法僕謂諸公各
肆臆說於古人之詩是未深考詩中重押字自古
有之豈但李杜韓蘇四公而已姑引數章於此蘇
子卿詩曰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又曰我有一
尊酒欲以贈遠人又詩曰歡娛在今夕嬾婉及良
時又曰努力愛春花莫忘歡樂時沈休文詩曰多
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又曰所願從子游寸心於
此足阮嗣宗詩曰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又曰

惜無懷鄉志辛苦誰爲歸張景陽一詩押兩生字
任彥昇一詩兩押生字三押情字古詩重疊押韻
如此之多豈可謂古未見此體亦不可謂古人分
章之意與夫惟歌行之體有此以是知李杜詩皆
有所祖沈雲卿一詩凡四疊韻

餘糧棲畝

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于寶宋劉裕皆有
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糧
棲畝省題詩而不及左思是失所先後矣僕又考

此語非始於思在思之前蓋嘗有是言矣觀蔡邕
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畎畝知左思此語祖
也

魯直玉花驄詩

烏戍張仲思家多前人墨蹟有魯直親染題李伯時
畫欲驪玉花驄後一詩其間云此篇晁无咎蔡天
啓諸人皆和多有好句昨見允蹈齋官書工有士
人寫繁城隸筆法秀整試為問姓名當求寫此詩
本著馬後魯直此紙筆力勁甚非尋常石刻者比

其詩三句一換三疊而止禁巒謂之促句換韻僕
又觀當時名公如鮑夷白亦多此作漁隱第言魯
直有此一篇而不知其他或者又謂唐人亦有此
體以僕考之非止唐人其苗裔蓋出於三百篇之
中如素冠之詩是也

杜撰

包彈對杜撰為甚的包拯為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
過必須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包彈杜默為
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世言杜撰

也。彈本此。然僕又觀俗有杜田杜園之說。杜之云者。猶言假耳。如言自釀薄酒。則曰杜酒。子美詩有杜酒偏勞勸之句。子美之意。蓋指杜康。意與事適相符合。有如此者。此正與杜撰之說同。湘山野錄載盛文肅公撰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卒曰。度撰。滿堂大笑。文肅在杜默之前。又知杜撰之說。其來久矣。

謝玄暉詩

謝玄暉詩曰。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李用翰注。漢

淮陽太守汲黯上書言病。上曰。淮陽吾股肱郡。卿爲我卧理之。按漢書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而武帝謂汲黯則曰。君薄淮陽郡。吾今召君矣。初無淮陽吾股肱郡之說。翰蓋誤引季布事言之耳。又按汲黯傳言淮陽卧治。初無高卧之說。異時劉禹錫詩亦有肯放淮陽高卧人。蓋祖元暉詩也。

詞句祖古人意

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旂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山

於江南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向東流之意僕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
曰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
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
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又少游詞
有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語伊川先生聞之以爲
嫖黷上天是則然矣不知此語蓋祖李賀天若有
情天亦老之意爾類而推之如晏叔原今宵剩把
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蓋出於老杜夜闌更秉

燭相對如夢寐戴叔倫還作江南夢翻疑夢裏逢
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之意謝無逸詞
我共扁舟江上兩萍葉出於樂天與君相遇知何
處兩葉浮萍大海中之意魯直詩趁此花開須一
醉明朝化作玉塵飛出於潘佑勸君此醉直須歡
明朝又是花狼籍之意此類極多

鷹鵠史傳不聞

一雜說謂鷹鵠之鵠史傳不載其名起於近世僕讀
唐張子壽集鷹鵠圖贊序正有是論曰鷹也名揚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一
於尚父義見於詩鵲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
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
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邪僕謂子壽亦未深考張
衡東京賦鵲鵲春鳴北史文宣謂思好曰爾擊賊
如鵲入鷓群左傳鵲鳩氏司事也枚乘賦揚雄方
言爾雅說文俱有此字豈可謂迹隱於古人史闕
其載邪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一終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一

宋長洲王 林著 明會稽商維濟校

方言序

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
郊祀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奏甘泉賦僕
考方言雄答劉歆書曰雄始草文先作縣邸銘王
俱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堦銘蜀人有楊莊者爲
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遂以此得
外見乃知客者楊莊薦雄文者縣邸銘等以爲似

相如者。帝驚之語。非客所薦之詞。又方言序云。雄為郎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語。紀十五卷。積二十七年。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僕以歆雄二書。與傳考之。取方言。乃哀帝。非帝驚也。不然。歆書何以稱帝驚。謚何以言先君云云。雄書何以及太玄經。

邪

一丁字

今文人多用不識一丁字。祖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

一丁字出處。僕考之。乃个字。非丁字。按續世說書。此个字。蓋个與丁相似。傳寫誤焉。後又觀張翠微考異。亦謂个字。乃知世說之言。為信。僕又觀蜀志。南史。皆有所識。不過十字之語。史通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亦是十字。亦未可知。十與丁字。又相似。其文益有據也。此與淮南子言。宋景公熒惑。徙三舍之謬。同。史記謂三度。

詩家用明光事

杜子美詩曰。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洙注曰。明光

殿霍去病借以避暑修可注曰漢殿名元后傳成
都侯借以避暑是已東坡詩曰何人先入明光宮
又曰老死不入明光宮趙注皆曰武帝太初四年
所起乃成都侯商所借以避暑者也僕嘗考之漢
有兩明光宮一明光殿按三輔黃圖一明光宮屬
北宮一明光宮屬甘泉宮屬北宮者正成都侯商
避暑之所屬甘泉宮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所
謂明光殿自在桂宮三者元不相干今觀諸家之
注往往認爲一處顛倒錯亂莫知其非甚而至有
以避暑事爲去病用事甚疎鹵極可笑僕又考漢
紀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師古注曰成都侯避暑借
明光宮蓋謂此師古之注已有此謬

車作居音

佩觿曰牛車之車尺遮反本無居音喪予之予戈汝
反本無余音其變古如此韋昭亦曰車字從漢始
有居音僕觀經書中凡言予處皆音上聲知佩觿
之說爲當則是漢以前文字凡言車者盡合作尺
遮反凡言予者盡合作戈汝反可也然觀戰國策

馮驩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出無車說苑載淳
于髡穰田之詞曰蟹罍者宜禾洿邪者滿車傳之
後世洋洋有餘視此語似與居音相協又觀毛詩
其殽維何魚鼈鮮魚其贈維何乘馬路車易見
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則知車作
居音其來已古非始於漢也

字文增減

古之陰影字用景字如周禮以上圭測景之類是也
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爲陰影字古之戰陣字用

陳字如靈公問陳之類是也至王羲之小學章獨
自旁作車爲戰陣字而今魏漢間書或書影字陣
字後人改之耳非當時之本文也春秋漢東之國
隨爲大其後楊堅建國見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辵
文只作隋今歐陽詢九成宮碑書作隨者推本當
時之意爾古之疊字用三日合作疊新莽以三日
太盛改從三田今東漢碑疊字仍舊有三日者古
之對字率下從口據說文謂漢文帝以口多非實
改從土然觀大夫始鼎銘則知對字從土者舊矣

古之罪字自下從辛秦始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從网從非古之劦字從刀南朝宋太子名劦而惡字文爲召刀遂改刀爲力漢人洛字書雜蓋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用佳至魏以上行土水之母故去佳仍用水帑字或書作紙蓋古者以縑帛而書故從糸後蔡倫到故布擣作紙故其字從巾

蘭茶二種

世言春蘭秋蘭各有異芬不知秋蘭之香尤甚於春蘭也蘭有二種邵伯溫曰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

者秋花花多離騷紉秋蘭以爲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今沅澧間所生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郁也世謂古之茶卽今之茶不知茶有數種非一端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乃苦菜之茶如今苦苣之類周禮掌茶毛詩有女如荼者乃茗茶之茶也正萑葦之屬惟茶櫝之茶乃今之茶也世但知蘭茶而莫辨故辨之

魯直漁父詞

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曰青蘋笠綠蓑衣斜風細
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
口潮平故魯直取張顧二詞合爲浣谿沙曰新婦
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見錯認月沉鉤
青蘋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陽細雨轉
船頭東坡曰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其最得意處以
山光水色贊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
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闊浪乎僕觀權
德輿詩亦曰新婦磯頭雲半斂女兒灘畔月初明

新婦磯對女兒浦唐人不止顧況

望雲懷鄉

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
下瞻悵久之此正與北史元樹之意同元樹奔南
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歔歔又梁瑄不歸弟兄
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慘然久之杜子美詩曰每望
東南雲用此意也

鸞栖枳棘

今有人作縣尉啓誤用鸞栖枳棘事或者笑之其人

聞之慙無以自解曰簿尉一事耳僕謂尉用簿事固非是然古者亦有如是用者未可深非之彼以簿尉一事自解則失之矣苟如是何取乎用事僕觀劉長卿送任少府任淮南詩曰惜君滯南楚枳棘徒栖鳳是分明以簿事爲尉用也不但尉也張說送廣武令岑羲序曰河洛東門俯栖鸞於製邑又以栖鸞事爲縣令事用也出於一時之率然未可知豈可以爲證邪

糝繆皮傳

今考校格式有文理糝繆不考注全無義理卽爲糝繆按此二字見禮記大傳五者一物糝繆考禮部韻糝篇夷切繆壞也僕又觀後漢盧植傳曰周禮諸經發起糝繆注糝粟不成諭義之乖僻也是亦一說今人言所得膚淺爲皮膚按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故張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纂

杜詩言荔枝

杜詩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與玉壺雲壑布衣

台背老勞生重寫翠眉須。歐本作勞人害馬。或者
又引西漢害馬出處以證二字所自。僕謂此二字
初非爲荔枝之故。杜詩之意自有所據。按漢和帝
時南海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
者繼路。唐羌上書曰交州獻荔枝生鮮致之驛馬
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之害頓仆死亡不絕道路。
杜詩勞人害馬正述此耳。其意因傷時事故引此
故實爲言非虛語也。子美自傷以有用之才見棄
丘壑終老不用果物奪於愛姬之嗜欲及時致之

雖勞人害馬有所不卹時政如此爲可傷也。杜詩
之意如此題曰解悶信有以夫。杜又有詩曰憶昔
南州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舉
此以驗勞人害馬之說爲不誣矣。或者乃曲爲之
說謂勞人重寫翠眉須作鬚眉之鬚鑿甚矣。僕又
考之貢荔枝自趙玉佗始生致荔枝其弊非始和
帝蓋起於武帝之時觀三輔黃圖謂漢武帝破南
粵起荔枝宮荔枝自交趾連年移植於庭無一生
者後遂不復時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敝於道

極爲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始罷其貢。

蕭華傳

唐書蕭華傳曰。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爲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爲峽州司馬卒。其言如此。僕考劉長卿祭蕭華文曰。龍潛少海。公佐儲闈。朝有巨姦。動履危機。十年調護。不處嫌疑。國移大盜。公隱虜圍。忍受拘逼。誓酬恩私。果翻賊黨。來赴京師。

天地載開。君臣相逢。獨持一心。翊戴兩宮。明略戡難。丹誠徇公。輔國佞幸。敢亂朝經。潛申讜言。請奪禁兵。謀泄隙開。反爲所傾。倉卒之際。播遷無名。東出昭丘。南浮洞庭。寄身滄江。汎若浮萍。水國生疾。炎州促齡。讀劉祭文。則知華嘗佐儲宮。調護甚至。嘗陷虜圍。全節而歸。華之去國。史但謂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以此致怨。不知華嘗建言於朝。奪輔國兵柄。謀之不密。反爲所傾。如此史。又謂貶華爲峽州司馬卒。而祭文謂江州刺史。且曰水國生

疾炎州促齡疑華出為江州刺史在任得疾繼貶南方而卒皆傳所不聞也

溫庭筠

唐書載溫庭筠才思神速多為人多文太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之授方城尉僕觀其集有開成五年抱疾不赴鄉計書懷百韻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陳李二侍御蘇端公韋少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逸一詩其間有云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昔皆言爾志今亦畏吾徒有

氣干牛斗無人辨輓轡積毀方銷骨微瑕懼掩瑜蛇矛猶轉戰魚服自囚拘欲就欺人事何能追鬼誅是時先大中末幾二十年其不平之氣見於詩者已如此則知云云不但在大中之末又考東觀奏記有責授庭筠隨州隨縣一詞乃裴坦之作

董仲舒公孫弘

前漢董仲舒傳云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公孫弘傳曰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

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弘弘至太常上策武帝紀則曰建元元年詔丞相等舉賢良自是五年之後改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於是出焉據傳所言則公孫弘復舉賢良在元光五年據紀所言則元光元年公孫弘董仲舒出焉二說不同如此僕嘗考之武帝卽位以來凡兩開賢良之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且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卽位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氏失於併書耳考弘之出正係此時仲舒之出又在此五年之先弘傳謂武帝初卽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年八十薨考之帝紀薨於元狩二年自元狩二年推而上之至武帝卽位初年恰二十年以是言之弘於元光元年再舉賢良明甚而本傳謂五年亦誤也又況元光元年賢良制正係弘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謂一爲元之說益知仲

舒之出在建元元年可無疑者史記西京雜記亦皆言元光五年弘舉賢良失矣石林燕語亦然第未深考耳

張良有後

隨筆論張良無後謂有二事其一勸沛公因解而擊秦軍既解而追項羽此事甚於殺降宜其無後僕謂不然良既仕漢則盡忠於漢奚暇他恤哉觀其借箸前籌從容弭七國之爭通四老人談笑定儲君之位其功德爲如何高帝亦曰吾所以有天下

者三傑而運籌決勝得子房之力則是基四百年之漢子房之功爲不薄矣豈得以無後報哉僕因考之後漢司空皓晉司空華唐宰相嘉貞延賞弘靖九齡皆良之後也蕃衍盛大如此安得謂之無後哉後漢張皓傳曰六世祖良僕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嵩嵩生睦睦生嗣嗣生皓自不疑以下數至皓恰九世吳郡圖經亦曰良七世孫睦後漢爲蜀郡太守始居吳郡張氏皆其後

自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渡江始居於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後爾隨筆之說正與劉夢得謂張曲江無後之意同案曲江之後初亦未嘗絕也

食酒

漢書載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僕甚疑之固雖漢斛小安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後觀筆談亦言其妄正與鄙見同不復辯矣所未辯者其注乎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酒費盡

其酒猶云食言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僕觀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雖因脯而并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祖矣如淳言喜酒固已無謂師古又引食言之食可笑其迂也古人下字率多借用初不似今之拘如以食物與人謂之餉然後義安而漢書謂閩王餉荃葛且荃葛非食物豈可以言餉乎蓋古人通以餉爲遺耳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市脯不食此言如繫辭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匹玉藻大夫不得造

車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此古人省言之體。不可不知也。

麻胡

今人呼麻胡來。以怖小兒。其說甚多。朝野僉載云。僞趙石虎以麻將軍秋帥師。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絕。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去江都。令將軍麻祜濬阪。祜虐用其民。百姓惴慄。呼麻祜來。以恐小兒。轉祜為胡。又南史載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面坳黑。以胡為名。

至今畏小兒啼。語曰劉胡來。啼輒止。又會稽錄載會稽有鬼號麻胡。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四事不同。未知孰是。緇素雜記止得二事。

傳說刑人

西齋詩話曰。孫僅傳巖詩曰。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照古今。謂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傳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貲。是為胥靡備資也。僕謂此說是矣。然謬用者不獨一孫僅而已。自荀卿以來。蓋已失之矣。荀子曰。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授天下。

之大器是指傳說也。賈誼鵬賦亦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斯游遂就，今卒被五刑。傳說胥靡，今乃相武丁。張晏注曰：傳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爲相，師古注不辯其非，但曰胥靡相隨之刑，是皆以傳說爲刑人矣。且傅巖之作，豈特孫僅之誤。前此如吊溫作傅巖銘，亦嘗曰：脫刑人之衣而被公袞之服。又曰：說始胥靡。武丁卽祚，蓋已如此言矣。誤以翟公爲方進。

隋李元操詩曰：聽琴旋蔡子，張羅避翟公。是矣。唐翁夔詩曰：君看西漢翟丞相，鳳沼朝辭暮爵羅。是誤以翟公爲翟方進矣。人皆以門設爵羅，惟翟公一出處不知。前此嘗有是語，鬻子曰：禹一饋而七起，曰：吾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門，可設爵羅。

至禹當博門四靖備錄

曰吾恐四惑之士留於蠶組也具以四惑之士皆
出與不賦前此嘗有是語醫子曰禹一齡而小賦
以醫公為醫六豨矣人皆以門靖備錄公一
詰曰茲香西黨豨亦休鳳出博博暮備錄是豨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二

宋長洲王 琳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後漢無二名

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觀匈
奴傳莽奏今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
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或者之說不為無據僕謂
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蠹
偽之政一切掃除而更張之不應獨於人名尚仍
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恐非為莽

也。兩字名不爲無之，但不至如尋常之多耳。就傳考之，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爲二名者。又有如薊子訓，計子勳，費長房之徒，則知後漢未嘗絕然無二名者。歐公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所載東漢碑刻，凡稱二字者，必曰漢人之字，僕固不敢深必以爲漢人之名也。然觀武梁碑，其間言孝子仲章、季章、立孫子儵，躬修孝道，安有子孫於父祖墓碑中而稱字者乎？歐公跋楊震碑陰曰：此碑謂賈伯錡。劉顯祖之類，凡若干人，疑其所書皆字。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兩字名者。僕謂歐公不深考，後漢安可謂史傳未嘗有兩字名邪？

先醒

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爲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觀張釋之、薛遂等傳，所謂王生、結轡、公卿、數言、鄧先、張談，先皆此意也。賈誼新書載懷王問賈君曰：人之謂知

道者爲先生何也。質曰：此博號也。上者在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爲先醒也。取其俱醉，獨先醒之義。

儒人不作釋氏語

隨筆謂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爲予言，予不當與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僕觀李翱答開元

寺僧書曰：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亦是此意。韓李二公蓋卓然守是見者，元公所言未免徇乎彼，非真能尊吾道者。至當之語，僕於韓李則然。

古詩香事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曰：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曰：氎毼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按廣志：都

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老杜詩也若谿漁隱謂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有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僕謂漁隱不深察耳直方蓋謂大凡古詩中多有事蹟但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所以不知使不觀廣志等書孰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或者所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為信然漁隱自鹵莽如此反謂直方鹵莽

其可笑也迷迭賦當時如曹植王粲應瑒陳琳之徒皆有是作不但魏文帝一人而已故梁元帝志蕭琛曰迷迭成章江總表曰迷迭之文云云

鄭氏詩箋

鄭氏詩箋極有害理處不逆其意而以文害辭如四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詩蓋刺幽王在位貪殘怨亂竝興而作注謂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為使我當此亂世豈先祖為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為人乎

何忍使我當此亂世

陳胡二公評詩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物不可當此。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杏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僕觀陳輔之詩話。謂和靖詩近野薔薇。漁隱叢話謂皮日休詩移作白牡丹。尤更親切。二說似不深究。詩人寫物之意。疎影橫斜水清淺。野薔薇安得有此蕭灑。

標致而牡丹開時正風和日暖。又安得有月冷風清之氣象邪。陳標蜀葵詩曰。能共牡丹爭幾許。柳渾牡丹詩曰。也共戎葵較幾多。輔之漁隱所見。正與二公一同。

楊妃譏事

本肇國史補。注言楊妃歿於馬嵬梨樹下。店媪得錦鞵一隻。過客傳玩。每出百金。由此致富。玄宗遺錄。又載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鞵。取而懷之。後玄宗夢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時。遺一鞵。汝

收乎。力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所遺羅鞵銘有曰。羅鞵羅鞵香塵生不絕。二說雖不同。皆言妃子有遺鞵事。僕始疑其附會。因讀劉禹錫馬嵬行有曰。履綦無復有。文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鞵。郵童愛踪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乃知當時果有是事。甚合國史補注之說。以蒲為脯。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為脯。苑鹿化而為馬。銑注。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群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為馬。不聞以蒲為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臧榮緒晉書常引以為言。歐陽詢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鼻祖耳孫

今人多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為的對。往往不究其義。僕觀揚雄反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劭注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耳。李斐曰。耳孫。曾孫也。皆臆說耳。惟晉灼曰。耳孫。玄

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鼻孫，鼻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葉。此與晉說同，是則耳當爲仍，非耳字也。考方言：聾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爲初，或謂之祖，然則鼻與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爲始祖，似未爲是。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之屬，今畫人亦然，必先畫鼻，僕嘗疑鼻祖之意如此，未敢以爲是。近觀漫錄，亦有是言，甚與僕暗合。

侯霸員半千宋璟

嘉祐雜志所載三碑，僕嘗考焉。一原甫得漢延熹金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防，東人，其先出自周文之後，封於鄭，共伯賜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國。漢侯公濟，太上皇鴻溝之戾，諡曰安國。君曾祖黼，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大司徒於陵侯。僕考後漢侯霸傳：霸，河南密人，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而不推原侯公，史失之乎。二白水縣民得員半千墓志。

云十八代祖凝自宋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
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僕考唐書本傳其先彭城
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
自比伍員因自姓員或謂疑十世祖或謂十八世
祖或謂自姓員或謂賜姓員傳文與碑不同如此
三邗臺村所得顏魯公撰宋璟神道碑云公作長
松篇梅花賦蘇味道以為有王佐之才上嘗賜鍾
乳使醫持歸鍊之或以上藥不宜委之公曰推信
待物猶懼不信作相廷奏二張則天失色欲起李

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張喜正作相
仰公行事每閱堂案見公危言讜論扼腕長歎今
本傳並不載此數事而劉禹錫書則曰宋廣平沉
下寮也蘇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
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則天聞之皮日休賦序曰
宋廣平有梅花賦清新富豔得南朝徐庾之體後
蘇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廣平碑之數
事既不見於史矣而梅花賦一事或謂廣平投繡
衣使者蘇公而見稱或謂蘇公後得此賦見稱而

遂振二者之言又不同

陳元方事

陳紀傳云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至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徒都長安謂紀曰今欲西都何如紀云云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卽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所載如此邯鄲淳所著陳紀碑則曰用大將軍何進表選名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家

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視事未朞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爭利其土乃辭而去之於是老弱隨慕板輟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寓於邳郟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油圖覆社稷結婚帛布送女在塗君爲國深憂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離逖姦謀使不得就君之力也惟帝念功命作尚書令二處所載互有不同傳言紀受董卓之招碑言紀用何

進之薦傳言紀阻董卓遷都之計碑言紀敗袁昂
結婚之謀兼據出以資閱史者

漢人規戒

魏相爲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而光祿
大夫丙吉予之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
大用願少謹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
嚴翟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而青州
刺史胡常予之書曰竊開政令甚明爲京兆恐有
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少弛威嚴二事甚相類漢

人規戒率多如此又如楊惲旣廢家居治產以財
自娛其父孫會宗予書戒以大臣廢退當闔門惶
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通賓客段會宗年老而
遠爲都護其父答永予書戒以因循舊貫無求奇
功司馬遷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人之
義術青旣貴而天下士夫無稱其故吏蘇建責以
觀古名將之意漢人於交受故舊動存規戒其不
肯阿意順旨以陷於非義此風凜然可喜

呼吸古人名字

前漢魏相傳相字無音人多呼為平聲以弱翁之字
 觀之合作去聲唐詩曰身依魏相尊可據也郊祀
 志公玉帶為公宿帶據顏師古注引呂氏春秋齊
 有公玉丹蓋其舊族公呼為本音而單姓玉者音
 宿如後漢玉況乃姓宿爾鼂錯傳錯字無音據班
 固敘傳曰故安執節責通誅錯蹇蹇帝臣匪躬之
 故作指字讀而潘安仁賦乃曰殞吳嗣於局下蓋
 獲怒於一博濟七國之稱亂翻助逆而誅錯是協
 入聲韻也此如史記司馬錯錯七各反又七故反

僕又考之文字間言驚悸不定曰錯愕二字多讀
 為入聲而東漢錯愕不能對乃音措互知二音蓋
 通用四皓之園公據陳留園公彭祖風俗記合云
 姓錢名鏗據史記注論語注離騷注錢字音翦只
 此一音而前輩諸公多作平聲呼如胡嶧長短句
 是也蓋用唐韻音耳唐韻有平上二音

符符二姓

符堅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識文改為符符融其先魯
 頃公孫仕秦為符璽郎以為氏故符堅之姓從艸

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符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皆失於不契勘耳。僕又考之。漢碑隸書率以竹爲艸。少有從竹者。如符節之字皆然。今西漢書符瑞多從艸。魏晉以下真書碑亦有書符節爲苻節者。蓋古者皆通用故耳。此又不可不知。顏魯公干祿書曰。從艸者爲娃。從竹者爲印。亦未之察也。不知符融之符果非姓乎。

鳳尾虎頭

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嶺。東坡以鳳尾諾對虎頭州。按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齊帝令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卽工諾者。猶言制可也。諾字與詔字相似。而又有鳳詔之語。故觀者往往誤以爲鳳尾詔焉。如陸龜蒙集所刊是也。

蘇州

蘇州在禹貢爲揚州之域。至周爲吳。至秦漢爲會稽郡治。所統甚大。按圖經秦漢會稽郡舉今兩浙之

地皆在焉。武帝制詔所謂東指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是也。是時嚴助、朱買臣等皆為是郡，其任甚重。至後漢順帝時，分會稽之半為吳郡之地，尚全有浙西之地，亦未為狹也。自孫皓分吳郡為吳興郡，但兼有杭、秀、陸之地而已。唐之蘇州，但兼秀州之地而已。晉天福間，錢武肅又分嘉興、海鹽二縣為秀州，其隸於蘇者，惟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五邑而已。其地益削如此。今之蘇州，不得漢會稽郡十五之一，而在浙右已為巨鎮，為是守，顧亦偉且大矣。而況嚴朱之在漢，統全浙之地乎？其勢隆重，不言可知。

陸士衡

陸士衡齊謳行曰：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雲夢，百二侔秦京。僕以為不若以八九吞雲夢，對百二侔秦京，不惟親切且混然也。

大唐唐國二錢

今唐國通寶、大唐通寶，乃南唐錢。或者不知求之三

百年之唐謬也。按南唐書无宗卽位鑄唐國通寶。大唐通寶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為輕小元宗卽璟。

解菜

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殺之具以相煖熱名曰開葷於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昏侯喪潘妃之女闍豎共營殺羞云為天解菜正其義也。

二迹

傳毅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顯於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潘岳西征詩曰赫赫大晉奄有四方二迹陝西實惟我王藝文類聚此詩張華作。

麪以斤兩為斗

今麪以二斤某兩為斗蓋沿唐舊觀唐會要天寶間麪以三斤四兩為斗。

吾丘壽王論

容齋哀舉漢世論議之臣如嚴樂鼂董賈馬之徒凡十九人謂皆極言秦之虐如此僕謂此皆傳之所

聖容書
卷三十一
四
有人所共知。有一事見於他集中。傳所不載。人所罕知。姑據出以資博聞。吾丘壽王嘗著驃騎論。功一論甚詳。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極朱厓。北建朔方。拓地萬里。海內晏如。敢問其縱。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功不以德。以詐不以誠。內用商鞅。外用李斯之謀。外用

王翦自起之兵。既并海內。以威力爲王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滂沱而盈溢。故皇天疾威。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寬厚六世。富安何征不克。云云。此正漢人極言秦失者也。容齋惟舉壽王議中數語。而不知壽王又有此論。故表其略焉。班固傳謂固感壽王東方之徒。矧造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注壽王作士大夫論。驃騎將軍頌。知固之作。亦祖此。不但容難也。魏卞蘭獻賦太子報曰。

昔吾丘壽王何武以歌詩得金帛之賜今考二傳何武則然壽王自議挾弓得鼎後不聞有他製作謂以歌詩得金帛之賜計亦有之史闕而不載耳

云云此五戴人跡言秦夫青山容瀛卦舉壽王猶

與更命大藪又秦如蘇實取六世宮安何並不京

之粲嶽精蕭之精十緡羊密武而盈蓋姑皇天與

為要祿茲非曹矣與蘇越蕭造出禁文學古最古

王尊自賦之兵測并我內以與代為王並以蘇精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三

宋長洲王 林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古者拜禮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

首至地爲拜邪。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爲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爲無據。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

骨利幹日出

歐公詩邇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脾於夾字

韻內押用史載及通典骨利國事骨利國地近扶桑晝長夜短夜煮一羊脾纔熟而東方已明言其疾也。漁隱叢話又引資治通鑑云煮羊脾熟日已出矣。所紀與史載通典小異。郭次象謂羊脾至微薄不應太疾如此。當以脾爲是。僕考唐書骨利幹傳亦曰羊脾。然又觀唐書天文志則曰羊脾此一宇三說不同。蓋脾脾懈字文相近。諸公姑存其舊不敢必以爲孰爲正也。然脾者有也。懈者股也。二字意雖不同。爲孰之時似不相遠。至脾則太速矣。

野客叢書 卷三十三
魯直詩亦曰數面欣羊脾論詩在雉膏羊脾字魯直亦嘗用之不但歐公也

蒼頭稱將軍

隨筆云今人呼蒼頭為將軍其事本為彭寵為奴所縛謂妻曰趣為將軍治裝注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已也僕謂此說固是然觀陳勝傳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是則語蒼頭為將軍亦已久矣又衛青為奴後為大將軍唐至德後官爵虛濫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故

岑參歌曰紫紱金章左右趨問著卽是蒼頭奴李商隱詩曰厮養為將軍則知蒼頭奴為將軍事甚多又按前漢鮑宣傳蒼頭廬兒注漢名奴為蒼頭知此名起於漢矣觀後漢注秦人呼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於良人又知蒼頭之名自秦已然又讀戰國策魏有蒼頭軍二十萬又知蒼頭之名不但秦也他國亦然蒼頭廬兒解在鮑宣傳而顏師古注蕭望之傳謂在貢禹傳誤矣

漢人稱謂

鼂錯更令諸侯謹誹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云云如淳曰錯爲御史大夫位三公也如淳意其父稱子爲公蓋以此爾不知此乃史家之言非當時之實謂也如史記陸賈傳賈謂其子曰數烹鮮無久溷公爲也此亦稱子爲公陸賈子何嘗爲三公哉漢書作母久溷汝爲也曰公曰汝竟不知其實謂不獨此也又如史記袁盎傳其兄之子種謂盎曰君能日飲亡苛漢書作絲能日飲亡何二史所云不同如此是未可深詰也固

雖當時風俗渾厚又不應以姪對叔輒稱其字之理

咄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辨晉書石崇豆粥咄嗟爲誤石林謂孫楚詩有咄嗟安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啗爲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嗟殷浩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呼吸疑晉人一時語耳僕觀魏陳暄賦漢帝咄嗟抱朴子不覺咄嗟復彫枯李白詩臨歧胡咄嗟王績詩

咄嗟建城市。張說詩。咄嗟長不見。陳子昂詩。咄嗟
吾何歎。司空圖詩。笑君徒咄嗟。此詩於花字韻押。
是亦以爲咄嗟。貢父所舉乃別一詩。曰。咄嗒休休。
莫莫。且陳暄葛稚川左太沖陳子昂李太白之徒。
皆在司空圖之前。其言已可驗矣。況復圖有前作。
咄嗟字無可疑者。僕又推之。竊謂此語自古而然。
非特晉也。前漢書項羽意烏猝嗟。李奇注。猝嗟猶
咄嗟也。後漢何休注。公羊曰。噫。咄嗟也。此咄嗟已
明驗漢人語矣。又戰國策有叱咄叱嗟等語。益知

此語自古而然。貢父所說固已未廣。石林引孫楚
詩。且謂晉人一時之語。亦未廣也。咄咄逼人。乃殷
仲堪語。石林謂殷浩誤也。殷浩語乃咄咄書空。

唐人用一麾事

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
出守事。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非旌
麾之麾也。自杜牧之有儼把一麾。江海去。始謬用
一麾。自此遂爲故事。此沈存中所言也。僕因考唐
人詩。如杜子美。柳子厚。許用晦。獨孤。及劉夢得。陸

龜蒙等皆用一麾事獨牧之謂把一麾爲露圭角似失延年之意若如張說詩湘濱擁出麾如此而言初亦何害細素雜記謂牧之意則善矣言儼把則謬也自謂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宋景文公詩曰使麾請得印垂腰又曰一封通奏領州麾是真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僕謂黃朝英妄爲之說耳牧之之誤正坐以指麾之麾爲旌麾之麾景文之誤亦然朝英乃取宋斥杜謂牧之不當言儼把而景文自用爲宜然則牧之儼把一

麾江海去豈不自用景文使麾請得印垂腰獨非旌麾邪朝英又謂一麾事但不可以贈人僕謂以景文詩使麾州麾字語人又何不可所謂貶辭者麾去云爾旣是旌麾何貶之有朝英又謂景文用一麾事真得延年之意則是延年以一麾爲旌麾之麾初非指麾之麾也其言翻覆無一合理甚可笑也筆談謂今人守郡爲建麾謂用顏詩事自牧之始僕謂此說亦未爲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麾之誤

自牧之始則可謂建麾之誤則不可

金釵十二

唐人詩句多用金釵十二事如樂天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是也南史用盤龍有功上送金釵二十枚與其愛妾阿杜其事甚佳罕有用者今多言金釵十二不聞用金釵二十亦循襲而然金釵十二行或言六鬟耳齊肩比立為釵十二行白詩酬牛思黯有金釵十二行之句自注思黯之妓頗多故云似協或者之說然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

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釵此說為不同

陳簡齋詩

簡齋臘梅詩曰黃羅為廣袂絳帳作中單既言帳又言中單似覺意重僕觀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傳寫誤以為絳帳耳

韓由詩意同

樂天詩有紀年月日者於以見當時之氣令亦足以

禪史之闕如曰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
春夏不雨旱熾熾有以見憲宗卽位三年久旱如
此又詩曰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
天陰夜飛雪連宵復竟日浩浩殊未歇又以見元
和六年二月晦爲寒食當和暖之時而霧霈大雪
其氣候乖謬如此又詩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
紛竹栢皆凍死况彼無衣民又見元和八年十二
月五日大雪寒凍民不聊生如此僕按東漢書延
熹間大寒洛陽竹栢凍死襄楷曰聞之師曰栢傷

竹槁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樂天此語正所以紀異
也又觀韓退之辛卯年雪詩亦曰元和六年春寒
甚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說正與樂
天同

東坡用如臯事

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臯閒射雉歸來何以得卿
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臯如謂往也非
地名曰如臯坡誤用之耳僕觀古樂府張正見毛
處約江總等雉子斑詩皆以如臯爲地名用知此

誤非始於坡僕得此詩後檢諸家詩注見趙次公亦引其間一詩乃知暗合孫吳又觀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侍臣曰吾旦來如臯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如臯路能將巧笑回

東坡用西施事

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趙次公注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坡不契勘耳僕謂坡公不應如是之疎鹵恐言舊住西傳寫之誤遂以住

字爲姓字耳既是姓西何問新舊此說甚不通應記儂家舊住西正此一字語意益精明矣

東坡用計魁梧

東坡和劉貢父詩曰青派連淮上黃樓寇海隅此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趙次公引前漢張良傳贊注曰蘇林注梧音悟師古謂魁大貌也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爲吾非也顏之說如此而先生作平聲則別從已見爲義乎計魁梧者計度其魁梧耳此趙次公所言也僕謂次公亦未深考以梧爲吾非東

坡自爲己義而計魁梧字亦有所祖按後漢臧洪
體貌魁梧注音吾故杜子美詩曰魁梧秉至尊杜
正用後漢意又按史記張良世家曰余以爲其人
計魁梧後曾文清詩亦曰乃翁容貌計魁梧是又
用史記意也二事皆有所祖前後人皆用過安可
謂坡公自爲己義而無所本乎次公但見前漢所
云未睹史記後漢故爾僕又考之漢史之贊張良
曰張良之智勇以爲魁梧竒偉反若婦人女子此
意正祖趙人述孟嘗君之意趙人聞孟嘗君之賢

出而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爲魁梧然今觀之眇小
丈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又遠

集注坡詩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

手

三千疆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
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疆弩字杜
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
曰漢兵不過三千人疆弩射之卽破矣又五代世
家亦有三千疆弩事何但牧言坡詩又曰桃花春

浪孤舟起程注杜欽傳來年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見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雨水生坡詩又曰崎嶇真可笑新添注曰李由書崎嶇歷落可笑人也按由書嶽嶽歷落非崎嶇歷落也然由自言蓋用晉書季倫嶽嶽歷落可笑人之語此類甚多不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牽合附會極可笑者不特坡詩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韓杜詩意

子美螢詩曰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青霜重飄零何處歸退之詩曰朝蠅不須驅暮蚊不須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二詩皆一意所以諷當世小人妄作威福者爾

松江詩話

松江詩話曰有松棚詩一聯曰採來猶帶煙霞氣月明滿地金釵細以爲佳句恨不見全篇僕謂月照

松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爲金釵松葉比之。金釵者謂架上月照映則可。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如日月明滿架金釵細。此語爲得。前輩謂韓退之聯句中竹影金鎖碎之語。所謂金鎖碎者。非直謂竹影也。謂竹間之日影耳。以此驗之。益信僕之說爲然。韓偓詩曰。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病。李涉詩曰。疎林透明月。散亂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金鎖碎。

楓橋

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楓橋。近時孫尚書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與夫楓橋植楓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祐詩爲證。以謂楓橋之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詩。而不及牧之。按牧與祐正同時也。又怪白樂天韋應物嘗典吳郡。又以詩名。皮日休陸魯望與吳中士大夫賡詠景物。如臯橋烏鵲橋之屬。亦班班見錄。顧不及楓橋二字。何也。崔信明詩。楓落吳江冷。江淹詩。吳江泛丘墟。饒桂復多楓。又知吳中自來多楓樹。

詩品所載

南史與世說並曰顏延年問鮑昭已與謝靈運優劣
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
列繡亦雕績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
休制作委巷間歌謠耳鍾嶸詩品則曰顏延年詩
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湯惠休云
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綵鏤金顏終身病之二
說不同鍾嶸詩品謂郭景純游仙之作詞多慷慨
乖遠玄度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

是坎壤詠懷非列仙之趣也考今文選景純游仙
詩七章無奈何虎豹姿戢翼棲榛梗之句此蓋別
章刪去而不載於選耳

地名語訛

慶州有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後訛爲樂蟠華州東
有潼關水經謂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名
衝開後訛爲潼關鎮戎軍有笄頭山隗囂使王元
猛塞雞頭道卽此也後訛爲訐屯山涼州有姑臧
縣河西舊事謂舊匈奴蓋藏城也後訛爲始臧婆

州長山縣本長仙縣其地赤松子採藥之所後訛
爲長山北京館陶縣有屯氏河漢溝洫志謂河北
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後訛爲毛氏河臨江新喻
縣本新喻縣蓋有渝水故名而唐天寶後相承作
新喻隰州石樓縣木漢吐軍縣後魏置吐京縣亦
胡語之訛也此類甚多

鷲匹蠭三事

毛詩弁彼鷲斯鷲鳥名也斯者衍辭如曰螽斯鷲斯
之類而劉考標乃謂鳥名鷲斯失矣曲禮庶人之

鷲匹鄭箋謂說者以匹爲鷲按廣雅鵠鳴鵠也蓋
古字省文作匹鄭當直解匹爲鷲何待引說者之
云東京賦淵游龜蠭郭璞謂靈蠭能鳴則此龜屬
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兪字林大龜似猓
不知似猓乃以胃二字傳寫誤加偏旁耳按周禮
考工記梓人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胸鳴者有以
胃鳴者蠭蓋胃鳴之蟲

絕交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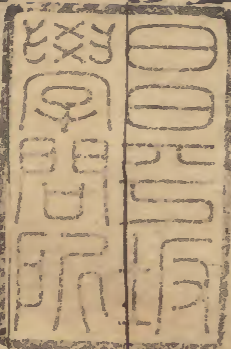
劉孝標絕交論如日寵鈞董石權壓梁竇摩頂至踵

墮膽抽腸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貫巨程
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顛頤
臧頰涕唾流沫叙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巖苦則春
叢零葉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憂合驩離
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衡重鎗銖續微影撇是曰量
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云云此正韓退
之送窮文鋪叙互窮之體五窮之大意祖揚子雲
逐貧賦王延壽夢賦而鋪叙又用此體焉得謂無
所本哉

古人博識

幽明錄曰楚文王猶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君
子曰此鵬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武帝時
西域獻黑鷹得鵬雛眾莫識惟東方朔識之二說
不同尚書故實謂孝武時嘗有獻異鳥者時人莫
識東方朔曰此畢鸞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
洽聞記曰後漢時有鳥頭長五尺雞首燕頰備五
色而多青光武問百官咸以爲鳳蔡衡獨曰多青
者鸞也上善其對晉說曰時人有得鳥毛長三丈

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外國異事曰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石室中得一人裸而披髮反縛枷一手足以問羣臣莫能對劉向獨曰此貳負之臣也昔貳負殺窆窳帝乃梏於疏屬之山帝問所出曰見山海經上大驚於是羣臣多奇山海經光武時有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古人博識如此等衆徃徃得之於山海經爾雅獨蔡謨讀爾雅不精誤食螾蜥取後世譏爲勤學者之誚



漢宣帝時擊磬石於上燕陷在室中傷
○大霧而披髮反縛枷一手足以問學臣其
劉向獨曰此貳負之臣也昔武負殺襄麻帝乃於
於疏屬之山帝問所出曰見山海經上大驚於是
羣臣多奇山海經光武時有得豹文之賦博羣臣
莫知惟曹攸曰此貳負也詔問所出曰見山海經
之果然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惟在人神識如以
蘇焉食饗其死為世斷為漢學首之能

